

# 在多元、分化与坚守中迎接新世纪

——第六届全国儿童优秀文学奖获奖作品巡礼 □杜娟 郝亚娟

进入21世纪,中国文学迎来了巨大的变革,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文化建设事业的日益繁荣,尤其是文化体制和出版环境的优化,人们的价值观念、审美趋向日益多元。面对新的文化语境,“新世纪文学”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关键词,儿童文学也不例外。本文以第六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为关注点,立足21世纪初的文学环境与儿童文学创作,给予时代的回望,回望儿童文学在此时的多元态势以及新世纪初儿童文学发展的特点与轨迹。

第六届(2001—2003年)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评奖从200部参评作品中选出16部(篇)获奖作品,评选题材包括小说、童话、诗歌、散文、幼儿文学、纪实文学、理论批评、青年作者短篇佳作等类。纵观本届获奖作品,各大类数量均衡,表现手法丰富,也更贴近少年儿童的生活和心理,特别是在16位获奖者中,有9位为首次获得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有8位获奖者年龄在40岁以下,反映了儿童文学作家队伍的良性发展与合理的梯队结构。这些作品趣味性与时代性兼备,想象与现实兼具,童趣与哲理并存,轻松与深沉同在,为我们展现了新世纪初儿童文学的多元、分化与发展态势。

## 观念与表现手法的多元化

“多元共生”是新世纪文学复杂态势的关键词,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及儿童教育观念的改变等,中国的儿童文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多元共生的儿童文学格局正在形成,这其中离不开观念与表现方法的多样化。

这一届获奖作品的多元共生首先体现在观念更为多样。作家们不断探索,寻求新的突破,越来越多的作家关注自然、关注野生动物,从不同层面对生存和生命意识予以探讨。沈石溪的《鸟奴》便是典型代表。较之以往作品,作者对于动物之间的描写更为深入,剖析更为透彻,通过观察一对雌雕与一对鹤哥把各自的窝筑在同一棵大青树上这一自然界罕见的作品的共栖关系,映射人类社会复杂的“人际关系”,开拓了动物小说的主题内涵,从新的角度对生存和生命意识予以多侧面多层次的开拓,对读者具有强烈的震撼力量。与沈石溪之前的获奖作品相比较,具有新意的视角与主题,让人掩卷沉思。

此外,这一届获奖作品显现出诗歌、散文、纪实文学、科幻文学、短篇小说类题材的百花齐放,直面现实的书写与想象飞扬的作品的交相辉映。



无异于经历一次脱胎换骨的启蒙。从学科发展历史来看,民间文学和儿童文学从产生之初就互为借鉴互相促进,在视域融合中拓展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最终以学术反哺社会,在寻求“人的文学”和“人的力量”的终极关怀中,促进文明的进阶。

我个人的路径,是由民间文学进入儿童文学,对儿童文学的理解和思考,因为有民间这个角度而意外有所收获。简而言之,就是一种发现、两种价值。

## 一种发现:儿童即正义

文明进阶的历史,是弱势群体逐渐被看见的历史。无论中西,对妇女的发现、儿童的发现与民间的发现,成为文化启蒙的三个重要维度。其中儿童与民间的呼应尤为强烈。

西方进入近代工业文明,思想界意识到人类正在沦为工具理性的牺牲品——人与土地和家园的联系被割裂,被机器工业和商业资本异化——变得破碎而彷徨。为了对抗工业文明的阴暗面,赫尔德提出人类群体“应当从自己的过去中吸取教训,他们的过去明显地证明,人类是追求和谐与完善的”。他认为民众群体的过去,乃至民族的个性,保留在民间古老的习俗和故事中。其后,以格林兄弟为代表的童话采集,人类学家对野蛮民族的观察记录,民俗学者对乡村田园的调查研究,都指向同一价值诉求:人的自足和完备,也就是想要在冷漠的社会中找到一些慰藉人心的纯真,在异化的世界里找到人的尊严与力量。

工业文明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人的异化,于是原始人、野蛮人、乡民便被启蒙思想家视为能提供解药的自然之子。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爱弥儿》中把儿童放进了自然之子的行列。周作人受西方人类学家影响,在中国学界引入了“儿童=原始人=野蛮人=乡民”这一著名公式,拿原始社会与儿童社会比较,并从民俗学角度定义童话,认为童话即是万物有灵信仰转化而来的幻想之作。旨归仍是通过供给童话,促成个体的成长完善。在“追寻人的价值”这一话语体系中,儿童与民间功能相当,共享理论价值与方法。

对于话语体系和价值关怀的剖析,有助于我们理解儿童文学中“儿童本位”这个重要话题。所谓儿童本位,就是要让儿童被真正看见。周作人阐明了两点:一是儿童也是人,享有人的权利;二是儿童不是成人,有自己内外两面的生活。第一点是价值观,意在平等;第二点是方法论,落在差异。与卢梭思想互参,能感到儿童和民间作为不同于成人和现代文明的他者,不是在乞求平等和保护,而是文明的成年人,以此为鉴,可以养成关注他者的自觉,从对差异性经验的体认中发展出更完善的自我。儿童是一味解药,是成人平等待之,才能获得的解药。把弱势的一方,放在平等的位子上,观察、共情和理解,可

如王立春的儿童诗集《骑白马的扁人》收入诗作74首,诗人不是刻意用文字编制锦绣,而是从生活中发现美,“夏夜”“爸爸不在家的日子”“乡间童谣”“冬天的声音”“公主和她的七个小矮人”5辑,清新馥郁,富有诗意。金曾豪的散文《蓝调江南》对动物形象给予充满感情色彩的摹写,作者在理性思考的同时,努力使自己笔下这些动物的“生命原色和生命习性得到具体而真实的揭示和渲染,创造出活生生的、有个性的动物角色来。给予我们独特的、苍茫的美感,点燃我们对大自然和生命的爱”。除此之外,妞妞的纪实文学《长翅膀的绵羊》以自传体的形式,展现一个16岁女孩在英国中学就读两年的全过程,书中一个个令人忍俊不禁的故事、一桩桩校园恶作剧和顽童游戏、一件件小主人公亲历的或得意或尴尬的事件,写出了姐姐最初的胆怯陌生与孤单失落,也反映出不同种族、不同背景的男孩女孩的校园生活与活动。赵海虹的《追日》是这次科幻小说的获奖作品,讲述了生活在孤儿院的孩子罗林,被养父母以爱的名义去做研究实验,改造成一个依靠光合作用生存的太阳能人。之后,罗林为获得养父母的爱、得到父母的认可,听从养父母的命令以高科技手段盗窃。这部小说最大的特色是科幻生活化、中国化,小说场景大都发生在实验室、办公场所、家庭,亲切感十足。三三的短篇小说《一只与肖恩同岁的鸡》语言生动细腻,情节从容不迫,细节生动纯粹,既表现了肖恩的童真可爱和充满乐趣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同时充满了诗意与温情。这些小说以敏锐的意识书写了作家儿童经验中的情、意、质、朴、自然、动人,融合着浓郁的“地气”。

中短篇小说集的获奖作品中,刘东的中短篇小说《轰然作响的记忆》呈现了全新的创作视角和表现形式。作品采用口述实录的形式,真实再现了中学生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作者在7年之中采访了数十位20岁出头的年轻人,回忆他们在中学时代最刻骨铭心的事件,并从中选取最具青春典型意义的12个故事,将其写成“采访小说”,以“我”的口吻来完成故事的讲述,在讲述的过程中加以文学性的创作,并且在每篇作品的结尾以“创作手记”的形式与读者沟通,告诉读者本篇作品中哪些地方是真实的,哪些地方是虚构的,并将作者在采访和创作中的感受倾诉出来。这样的设置不但起到了补充阐释、引导阅读的作用,保留了纪实文学的本质特征,同时增强了代入感与文学性。

文学贵在创新。这些获奖作品构思缜密而富

有新意,专注于儿童生活及背后所隐喻的丰富内涵,彰显了儿童生活的情趣与理趣。这些儿童文学作家以崭新的观念和方法丰富了新世纪的儿童文学创作,开启了新世纪儿童文学多元共生的新局面。

## 文体的分化与设奖的细化

适应时代发展,把握时代脉搏是文学发展的题中之义,儿童文学也不例外。新世纪伊始的儿童文学评奖,显现了儿童文学发展至新世纪更见明晰的文体分化与设奖的细化。

这次获奖类别中,引人关注的是幻想小说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从童话中的分化与独立。幻想小说这一张扬人类幻想精神的文体的独立,显示出中国儿童文学发生的质的变化。这次获奖作品中,常新港的长篇小说《陈土的六根头发》将写作焦点转向现代城市中的少年儿童,以超凡的想象力,运用具有魔幻主义色彩的笔法展开创作。小说中,陈土超乎寻常地喜欢土,小小的他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到处寻找土。找到了,他就无比兴奋。在一连串的超现实的情节编排中,小说发现了儿童成长过程中的现实“真相”:在都市现代化的过程中,儿童与生命之根“土”之间的血缘关系面临着被剥夺的危机。“土”“火”与“水”都是儿童——人的原初生命中不可缺失的生命要素,这种“城市题材+幻想小说”的搭配组合赋予了小说现实反思与幻想传达的双重特征。

这届获奖作品也体现了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多样化发展,通俗的儿童文学与艺术的儿童文学均被给予了更多的发展空间,通俗儿童文学与艺术儿童文学依循各自的发展路径前行。长篇小说《细米》是曹文轩纯美小说系列中的又一篇佳作,显示了作家对艺术的儿童文学的不断追求。作者以优雅的笔调,叙述了少年细米的心灵成长,描写了一段朦胧的情感故事,文字细腻浪漫,给人一种纯粹、澄澈之感,时时洋溢着诗意,处处彰显着文采。作者深谙人的情感的微妙,所有的苦难、故事、情感,如流水般淡淡地流过读者的心田。作品虽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没有大悲大喜的情绪,却能不知不觉间直入人心,让读者获得生命的体悟。杨红樱的《漂亮老师和坏小子》讲述了刚毕业的女大学生米兰,一次偶然的机会被聘为小学班主任,因此与学生们发生了一系列既温暖又幽默风趣的故事。这部作品通俗生动,紧贴儿童读者阅读心理,没有空洞的说教,但同时流露出作者对教育的深层探讨和思索,传达了“把人性关怀放在

第一位”的教育理念。上述作品关注当下,从当下儿童的情感、生活着笔,并着力突显自我风格与特色,以文体的分化与细化,拓展儿童文学的多种表达路径。文体的分化与细化也意味着儿童文学在不断发展中的自我完善与更新,为之后儿童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考与路径。

除了创作文体的分化,本届评奖尤为值得提及的一个重要变化在于,本届评奖首次评出了“理论批评”类奖。获奖作品是徐妍的理论批评文章《凄美的深潭:“低龄化写作”对传统儿童文学的颠覆》,这篇文章从低龄化写作心灵的苍老、对教育制度的批判与颠覆、对友情与朦胧爱情的衍变、展示痛苦的书写等方面剖析问题和弊端,表达了作者对于低龄化写作及其趋势的深刻思考与忧虑。该奖项的设立,反映了在新的文化语境下,儿童文学创作与研究的良性互动的时代需求。

## 本质的坚守与关照

儿童文学在适应时代发展中,始终需要坚守本质,观照内核,具体而言,就是要坚守儿童本位,关注儿童,观照儿童的内部心灵与外部世界。多部获奖作品呈现了坚守儿童文学初心与本质,观照当下儿童心灵,努力建构未来人生态度的精神内涵。

金波的童话《乌丢丢的奇遇》在诗意与诙谐中书写童真。这部作品是一部充满美丽幻想的诗歌童话,洋溢着唯美风格和浪漫情韵,语言轻灵,充满了童真童趣。作品在一段寻找和奉献爱心的旅程中,以出人意料的结果告诉读者:只有有爱来滋养,生命才会有意义。王一梅的童话《鼹鼠的月亮河》讲述了住在美丽月亮河畔的鼹鼠米加一家的故事。作者重视描绘童话人物的内心世界,在故事情节的推进中融入抒情小调,用舒缓灵动又不失精致的叙事方式,抒写温柔、优美、典雅的心灵情感,让童话满怀诗意的氛围。白冰的幼儿文学作品《吃黑夜的大象》用奇妙的想象、浅显的生活语言,带给怕黑的孩子们暖心的抚慰。这部作品用14篇别出心裁的童话故事,14段妙趣横生的心灵点拨,以活泼的语言、大胆的想法,融合诗的韵味和节奏,引领读者进入一个纯美的阅读空间。

冰波的童话《阿笨猫全传》是一部原创的本土图画书作品,紧贴儿童视角叙事,运用图、文两种符号传递信息、讲述故事,为低幼读者群体带来了欢快轻松、独特丰富的阅读体验。作品讲述阿笨猫和外星小贩巴拉巴、气功大师元空、发明家金哥之间荒诞而奇幻的故事。叙事语言虽不动声色,



情节却是大起大落,风格亦庄亦谐,人物性格异常鲜活。其间,奇特的想象纷至沓来,巧妙的细节令人目不暇接。作者以幻想人物和现实故事相映照,亦真亦幻,给儿童读者以生活的启迪和人生的思考。熊磊的幼儿文学《小鼹鼠的土豆》是一本关于“挫折”的绘本。这一幼儿童话故事营造出一种生动的“现场感”,引领小读者把故事主人公当作自己。所以,当孩子记住这个故事,记住了小鼹鼠和它的土豆时,小鼹鼠面对挫折的乐观、自信、坚强,也会给予孩子面对挫折时的勇气 and 希望。

儿童文学的魅力不仅仅在语言、文字,而更在于童心。用儿童的心感知、书写儿童的事情和情感,才会获得儿童的共鸣。迎着21世纪初的曙光,第六届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品在多元、分化与发展的态势中,为当下儿童书写,彰显当下儿童文学的精神底色。作家们更多地从儿童视角出发,关注儿童内心世界,在温暖与想象中传递童趣与理趣,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这些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伴随着一批批小读者的成长,也见证着中国儿童文学的成长。

(本专栏由崔昕平儿童文学名家工作室供稿)



# 文明的进阶:从民间文学到儿童文学

□黎亮

以说是儿童文学乃至一切文学的自觉。卢梭认为,人类之间的不平等,根源于文明的优越感。现代之于野蛮,城市之于乡村,成人之于儿童,因为有这样的优越感,常常扮演着教育者、改造者的角色。为了寻回平等的起点,卢梭将两者关系颠倒过来,将野蛮人、村民以及儿童视为启迪者,以儿童和野蛮人为正义,提出他对理想社会的构想。美国教育哲学家薇薇安·嘉辛·佩利则将之运用于幼儿教育,在《共读绘本那一年》《游戏是孩子的功课》等书中,她多次描述孩子如何引导她理解文学,甚至了解她自己人生选择上的困惑。

儿童即正义,也是《汤姆·索亚历险记》《哈克贝利·芬历险记》《长袜子皮皮》等许多儿童文学名著的核心价值。我想,这也是一名儿童文学作者应有的自觉——当成人世界和童心世界发生矛盾,永远站在童心世界这边。澳门作家陈志勇曾在《内城故事》的发布会上说,当灾难来临,生存和延续之道总是来自孩子,他们或许无知,却具备更多的创造性和进化能力。

## 一种价值:用文学强旺生命

21世纪,灾难和不公仍然是人类需要面对的现实。在灾难和公面前,文学是有力量的,尤其是童话。意大利国宝级作家卡尔维诺对大量民间童话故事进行了文献梳理,他说:“这些童话包含了对这个世界的全面阐释,丑陋的,美好的,都在里头,而即便是面对那些最可怕的力量,我们也总能找到办法来摆脱它们。”

中世纪,瘟疫横行、战争肆虐,宗教利用人们对死亡和未知的恐惧进行精神控制,拉伯雷写下了《巨人传》,用笑声驱赶恐惧,将来自民众的强健生命注入文学。巴赫金在《拉伯雷研究》中将这种生命力命名为“狂欢精神”,并阐述了狂欢精神和狂欢文学的三个特性:群体性、颠覆性和再生性。

先说群体性。狂欢一定是群体的狂欢,力量也从中而来。民间故事与狂欢文学天然具有亲近性,民间故事的各种情节框架,不仅经历了你说、我说和他说的,而且装着上下千年、纵横万里的民众心声。不少儿童文学作家,从民间故事和民间想象中汲取养分,将个体的生命体验融入群体的声音,意义在于在人群中分享值得拥有的人类价值。

民间文学的颠覆性和批判力有一部分来自采集者和讲述者对故事的选择。我们看到的故事写本,大多表现出民众对贪婪与强权的反抗。由于在民间故事中,民众的愿望被讲述出来,所以善良和勇敢的主人公最终获得了幸福。然而,杰克·齐普斯在《冲破魔法符咒:探索民间故事和童话故事的心理理论》一书中提到,因为意识到农民的童话无法超越“强权制造公理”的等级社会逻辑,歌德发表《童话》一文,提出了浪漫主义宣言,于是,激进的写作者不再满足于让故事主人公在一个旧世界里成为国王或王后,他们“追求的不再是财富和社会地位,而是社会关系的转变”。

在众多重述的民间故事选本中,卡尔维诺《意大利童话》的文学性尤为突出。卡尔维诺在《论童话》一书中描述了他理想的写作态度,他肯定古希腊罗马《西西里民间童话寓言故事》蕴含的文学力量——用冷静的观察,唤起对苦难的感知。成人读者需要这种力量吗?儿童读者又需要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

那么,童话要怎样讲述苦难?显然,我们无法照搬古希腊阿斯特拉那种科学而没有任何安慰的方式来给孩子讲苦难。卡尔维诺采用浪漫主义的方式编创故事——主人公经历了冒险,找到了幸福。然后,在故事落幕的最后一瞬,突然转向对现实的感知——讲故事的人跳出来:“他们过着奢侈、冷酷的生活,我却躲在门后挨饿。”

民众的心声,采集收集者的选择,浪漫主义的理想,科学的观察和感知,都在民间童话的采写、重述和再造中发挥作用,幻想和真实互相交织,批判和颠覆也在其中,力度大小取决于讲述者对群体文化的敏感,以及他对人类价值的思考。

最有力的批判隐藏在笑声中。群体的批判的笑,起初源于也最终导向民众对群体生命不朽的信仰。巴赫金认为,狂欢精神的再生性,尤为突出地表现为生命有形物质的更迭和新生。《巨人传》里巨大的肉身和没完没了的饕餮豪饮,以及童话对变形复活的讲述,都揭示了人类生命元素与宇宙万物的往来,也传达了群体生命与宇宙同在的喜悦。当人们把个体的生命放到群体的生命中去体验,他们也就成为永远打不败、死不了的那一群人里的一分子。

## 又一种价值:用想象对抗谎言

想象的世界坍塌,现实世界还会存在,然而,那将会是什么样的存在呢?《培养想象》的作者弗莱描述道:“没有对话,没有什么会回应你。这个世界没有道德,也没有智识……你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仍然会感到孤独、恐惧而多余。”米歇尔·恩德在《永远讲不完的故事》里说,人们不再相信幻想,谎言便大行其道。面对现实世界被施加了认知魔咒的信息,恩德和弗莱用深思熟虑的确信打开了天窗——人类不放弃想象,就有望破除魔咒。

谎言和想象并不容易区分。民俗学者施爱东认为,从民间口传文学来说,谎言和传说故事可以互相转换。那么何谓对抗?孔子曾说,君子可以被欺骗,却不会感到迷惘。所以,读童话、学会想象,至少可以帮助我们减少一些迷惘。施爱东提到,西方谎言研究始于英国贵族旁森比研究一战的《战时谎言》,作者分析了20多个著名媒体的谣言及其煽动民意的导向,得出了“没有谎言,就不会有战争理由和战争意愿”的论断。由此可见,谎言和想象的区别在于动机。谎言煽动情绪,操纵和控制人的精神世界,引起分裂、战争与混乱;想象则建构人的世界,文学的根基在于想象,它通过具体经验展现对精神世界的主体探索,导向自由、平等与和平。弗莱认为,借助想象我们能获得现实无法给予的广阔而强烈的经验,如爱、死亡、激情和喜悦等,我们的心智被拉伸到最高处和最深深处,在那里我们培养起宽容和爱的能力,被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环绕。

文学为想象提供了具有创造力的框架。这个框架最初来源于原始人的宗教、魔法和仪式当中,也保留在流传至今的神话传说和故事中。俄罗斯故事学者普罗普将这个想象的框架提炼为31个情节,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童话的基本结构和终极关怀:主人公离开家,通过获得宝物、难题考验、死亡复活等情节完成独立成长,最终获得幸福。童话的想象,正是对

## 主持人语:

人类学研究法是我  
国现代儿童文学在发生时最早使用的方法。近年来,从文艺民俗学视角出发,青年学者黎亮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新书局出版的林兰编中国民间童话集为研究对象,通过整合结构形态分析、跨文化跨种类比较、心理分析等方法,探讨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文化资源,提出“民间童话与现代性”的创新性观点,使得儿童文学人类学的研究范式获得传承与发展。黎亮从民间文学进入儿童文学,获取了两种文学价值发生的逻辑起点,汇通其共同的人文关切,以深度的视域融合实现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拓新。在《文明的进阶:从民间文学到儿童文学》一文中,她将此理论命题概括为“一种发现,两种价值”:一种发现为“儿童即正义”,两种价值为“用文学强旺生命、用想象对抗谎言”,该研究启迪我们回到儿童文学的原点去建设儿童文学的基础理论。

——李利芳

在艰难匮乏中“成为一个人”这一人类经验的讲述。

将民间童话的结构与关怀铭刻于心,在人的世界里浸润过,再去读作家文学,看现实品人生,总会有惊奇发现。读过《找幸福》再读《西游记》,会看到作者用整部大书反写了“代人问路,获得幸福”的隐喻,唐僧的行为与童话主人公截然相反,是否取得真经,答案可以在《找幸福》这个风行世界的民间故事中觅得;读过《格莱美的音乐家》再读《水浒传》,会看到同样是“在家一离家”的故事结构,动物们合作寻得了幸福,水浒英雄们在追求“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幻想中,因为缺少成长与合作而造成的不圆满就更加突出。

童话教会人们如何想象,也教会人们从迷惘中抽身,获得内心的笃定与能量。面对谎言,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还可以相信童话——相信总是有人不放弃希望,总是有人选择善良,总是有人想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总是有人能在艰难困苦中获得生命的觉悟。所有这些相信,最终都落脚在一个信念上——相信每个人身上都有向阳生长的力量。这个力量等待我们唤醒,觉醒的过程被放在了一个又一个童话中,灾难、不公和谎言都无法阻挡人去追求自由而真实的幸福。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

